省劄

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祕著居家力學之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須議指揮

右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差能書吏人齎紙扎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準此

端平元年八月初壹日　押　押　押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祕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筒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祕著居

家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

目差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

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户趙從事并差虞候萬宣齎牒劄

前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省劄指揮事理施行仍希
公文回報謹牒
端平元年九月　日　牒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文林郎臨江軍司理參軍權判宣通判趙
文林郎臨江軍判官董　差出
宣教郎通判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試院
朝請大夫知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潘　副中　押

朝奉郎直秘閣壽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　洽
玖月初柒日承
使軍牒并差委司戶趙從事親至洽所
居爲準
省劄指揮令本軍詢訪洽所著書件目
謄寫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證得洽舊嘗私著春秋集傳春秋集

註及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雖已粗成
篇秩其間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來忽
準
朝旨令行繳納竊惟洽學術踈淺斐然
有述止以自備遺忘而已初未嘗敢以
著書自名不謂上關
朝聽特蒙
行下取索且將以上備

乙覽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
蕪陋爲辭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
允當却容齎本申納
使軍差人繕寫繳申
朝省謹先具狀遵稟欲乞
先次備申
尚書省照會施行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臨江軍使衙伏望
指揮施行
端平元年九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管建康府崇禧觀闕繯袋張洽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闕繯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下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扎
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
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

以爲春秋之書聖筆所刋皆因時君之
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
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
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
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
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不積年
餘又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
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
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
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
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
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
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
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
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
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

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
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
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
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
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
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
綱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
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

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捂舛謬不
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
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
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
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
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
一見悉加刋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
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

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
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刻統會羣言掊擊
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
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扎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
不以聞祗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
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
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
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

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
表二十七卷并目録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
控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
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敕
奏前件所陳冀迭有隱之
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日朝奉郎直秘閣管建康府宗福觀雜袋張洽狀
小貼子
洽照得
紹興間侍讀給事胡公被
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已見
援引它書應有犯
淵聖御名及
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為
字不成覆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
書內有與前項事理一同雖昨來不曾
申明輒敢冒昧遵用
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寫覆
以黃紙以彰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

昧僭越之罪伏候
朝廷指揮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程子云曰上少湯字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寅爲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爲紀故取之乘殷之輅得質之中服周之冕得文之中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

丘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

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

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
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
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
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
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
相揜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
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
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
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
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橫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
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

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中非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之間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戶胼胝各爲其中也權之爲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

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redacted]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

己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
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博秩
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
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
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
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
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
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
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
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
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
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愼重民力也○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例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

己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
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博秩
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
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
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
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
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
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
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
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
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
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

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愼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砆必有能辨之者左氏釋經雜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衞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皐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註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redacted]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大夫之不伊川程氏傳曰夫子百王不易之大法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之道既不行於天平王東遷在位五十

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奉號令無所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詩乃作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所建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以子為春而丑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云三統者天施周劉歆云三統皆天之所以生寅之氣皆天之所施地化人事之紀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在夏時則十一月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記事簡略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大會于盟津秋大略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以大略見時事未獲此事必繫時

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胤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曆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曆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

謂大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爲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臯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紬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大夫叛隱而授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懼桓之卒不克立於是乎立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

于天子下不以告于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實意哉又況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讒說得行故胡氏以爲諸大夫拔己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秋絀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眛○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歃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兖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不書日遠而失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夫繼○公攝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免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中之信於是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公之母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諫都城過百雉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大叔出奔○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冦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弟段固皐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冦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氏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按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周王稱王則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如皐陶所謂討典禮皆出於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

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皐反厚其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倫之侯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皐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皐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今應天府宋城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卑者也○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盟于宿書此與蔑之盟同旨夫盟以結信終身不變可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畿內采地伯爵卿士來來魯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
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
聘弓鏃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謹按內之外之辨所以
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侯
受所以絕人慾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
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朝以存內外之防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見周室
也與

公子益師卒

傳曰益師字衆父卒海陵胡氏曰衆父衆仲其後氏
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而不書葬與魯君恩紀
及夫人同於大夫書其卒而不書葬詳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
或虧何痛如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
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卿
卒必書之旨也不書官程氏曰諸侯之卿
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
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愚按東遷以之
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
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
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六卿
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
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
矣此春秋所以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
之書而此外列國一切削者或有大司馬司城
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
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並同

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潛魯地○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今按待戎之法驅之公而已此費誓所以録於書也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絶其好會可也不能絶之因與爲禮登戎夷於堂陛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却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脩政刑以攘夷狄以啓其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會狄會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已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註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誅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侅○無駭不氏未賜族左氏以爲司空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

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爲戎邑書帥師用大衆也擅興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其日者至於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臯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夷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杜氏註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履緰云誤也今從公穀履緰左氏作裂繻陸氏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按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爲君逆夫人也今按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

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所謂大昏既至晃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故具書以見得失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即履緰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程氏從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

衛都朝歌今潛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聲皐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今鄭聲衛皐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之失則食不于朔也日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皆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槩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按曆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隆之形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棠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皐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

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
皐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爲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爲正○南山指尹氏大師爲者王室之世卿詩節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爲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爲後世之深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氏亦世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按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皐不勝誅爲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閒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爲簡明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薨公子馮公不許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之疾召司馬孔父也使之立與夷羣臣從欲立穆公使馮出居鄭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脩睦

鄭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姦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葬宋穆公穆公羊穀梁作繆○卒自外録從赴也葬自內録往會則書穆

癸未

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謚者也○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

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辠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凡弒殺臣子祝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言殺卑賤之意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初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弒桓公而立謹按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爲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

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爲主遠者爲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今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遇禮而還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爲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殤與鄭爲深仇矣及是衛州吁立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使宋爲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弒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知名其爲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鄭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

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首及也春秋書宋公爲戎首蓋即事而辠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公子翬不書公子隱公之辠此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於翬之固請君弱臣強正不勝而邪說行辯之不早孰明於此然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謹以見其辠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爲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說稽之經意事理決爲繆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翬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書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爲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到濟派分爲二俱東到鉅野入濟○傳州吁未能和其民陳人執之衛人使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于陳請以圖之其宰殺石厚于陳○稱人使殺州吁于濮石碏亦使人討賊之詞明國

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立爲君者其爲國人所殺皆稱人言衆所共弃不以爲君亦夫人所得討也胡氏曰于濮云者不但紀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臯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臯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也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人有二月宣公即位今按名之稱書公子臯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子曰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臧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爲戒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弑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謚法辟土

服遠曰桓謚者行之迹桓公見弒而加此謚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謚也程氏曰送終大事也不請於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謹按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指學者以此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爲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盛作○凡稱師將衆郕杜氏註云東平亢父縣有郕鄉今之單州任城縣也衛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慎悱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修怨爲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安國固本之志失君道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之

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爲桓立故爲其母築別宮宮成而祭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衆妾之分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而曰六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曰六羽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程氏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仲子別宮以衆仲之言不敢

同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謹按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略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邾人爲道主兵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爲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即臧僖伯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是○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言伐言圍聲其臯而圍其邑經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輸者納也和而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也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釋仇怨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

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謹按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爲得春秋之旨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註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爲年也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蹙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待年于父母之國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書者也

滕侯卒

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魯蓋爲滕之宗國隱公怠於禮弱其君雖同宗之

親同盟之國而不會其葬春秋深著其辠胡氏論之詳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註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春秋重民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隣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簒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子而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公羊以爲母弟稱弟程子力辯之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秋公伐邾 傳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眦睚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氏註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遣使聘之失王體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已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別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已氏縣此非衞之楚丘杜註衞地非也○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衞地立之臯大矣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臯蓋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宋殤衞宣垂近魯地不期而會曰遇此則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爲齊人欲平宋衞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衞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衞本無隙而與鄭爲深仇今欲求成于齊故相見以謀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衞于鄭之事也觀此遇止二君素相與者而厓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朝天王于東方祀泰山之邑杜氏註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縣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故使宛來歸祊凡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以待朝覲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公之後也故成王賜許田於王畿之內爲朝宿邑鄭桓公宣王母弟也故賜祊於方岳之傍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蓋鄭所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祊其辭則以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

不共先祖之皐而隱公猶未許其易許田也觀此則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以合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著此亂則姦謀遂視君父之尊眞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爲小人之雄皐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祊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難詞又以見義不當受而據有之貪利忘上其惡大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不書葬魯不會不名史闕之也

秋七月

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此則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以是觀參盟之書庚午可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

之旨矣

八月葬蔡宣公蔡自宮侯至桓侯書於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白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於諸侯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按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傳以成紀好也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螟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特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胡氏曰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子其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其後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之世爲大夫故春秋於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按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豪釐

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

○程氏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今按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皆隱公惡積而不可揜之所致也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則知隱公之辠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建寅之月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程氏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胡氏曰按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弑逆之難其兆見矣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挾公穀作俠不書姓未賜族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郎魯近邑書不時○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傳宋

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今按魯隱之志於與鄭而仇宋自伐鄭之役已見之矣況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其昵鄭之心已深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辠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是隱公遂以不王之辠加於宋而爲防之會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倚背尾屋之盟伐之而不疑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桓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故不辨左氏之誣不足以知鄭莊魯隱之心而明聖人書會防之旨也

十年春三月公會侯鄭伯于中丘會于中丘爲師期也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程氏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譎以敗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今按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魯之版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據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

隱者

秋宋人衛人入鄭 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今按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之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並作戴戴國舊城在今開封考城縣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氏曰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討違王命也程氏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之故二國交惡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來朝謂朝魯也○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殼相聘也出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穀梁氏謂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令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註熒陽縣東有釐城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內爲主也。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辠雖君有命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使王室告喪而曾不奔赴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爲人而伐人忽天子先祖之賜田許人以相易之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皆入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揜矣故春秋所載善惡是非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弑也不書葬者君弑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侯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胡氏曰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辠也致桓弑君幾不早辯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不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一